

没有云彩的地方

董永佳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云彩的地方 / 董永佳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2

ISBN 7-219-05498-X

I. 没... II. 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669 号

责任编辑 韦秀琼

封面设计 梁启德

没有云彩的地方

董永佳 著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3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9-05498-X/I·882

定 价 22.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第一个黎明
005	房东“史泰龙”
015	“鸡”、“鸭”对话录
021	米积和麦基
025	没有云彩的地方
030	我的教练“阿甘哥”
036	印度人和他的太太
041	“女强盗”卡娃

051	爱“驯马”的人
054	这一天他刚好二十岁
058	绿色的派对
062	只有“一项注意”
067	也是“三同”
079	邝伯的故事
089	绿卡变奏曲
094	邝婶的“七巧节”

097	挂在胸前的“联络图”
100	不像华人的一家子
108	两位台湾女博士
113	写在地图上的宣言
117	枪声给我们送行
122	小小“茶博士”
125	心中的旗语
128	...	虽然听不见每个人的掌声

132	可爱的“小老头”
135	一个没有外号的小城
140	“会拉琴的马”
143	台上台下
151	洒满月光的关键词
155	“老外明星”咏叹调
159	“女神”的眼睛
163	走进爱达荷州府大楼

174 “地狱”里的“天堂”
184 牛仔城里说牛仔
192 不灭的圣火
197 荒漠上的“娱乐场”
202 小野花后面的大盐湖
207 盐湖城的第一高楼
212 总部不是一栋建筑
224 “花园”里的“蔡姐妹”

227 正名·祷告·标签
232 显眼和不显眼的教堂
236 ... 蜂巢会记得每一只蜜蜂
243 布满星星的旗帜
247 更令人称奇的是俭朴
251 见识小费
255 出不了状元的行当
258 三十二年后的长叹

	262	永远的时尚
	266 ...	情人、仇人、贵人和友人
	269	州花是一棵树
	273	用不着为衣服烦恼
	276 ...	难忘的并不是第一印象
	280	挥之不去的阴影
	285	当“上帝”可以享受什么待遇
	297	不长翅膀的“天使”
300		讲规矩的美国人
312		或远或近的思绪
323		你猜对了吗?
333		回家的感觉
337		后记

第一个黎明

已经记不得停了多少次车。

大巴再一次停下来了。我手表上的指针，正在走近凌晨5点。看着窗外漆黑一团，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我怎么也不相信已经“到站”了，我们的目的地博伊西，是爱达荷州的首府，怎么看不到半点万家灯火、高楼林立的景象？

我下了车，停车场上停着几部小车，四周空空荡荡的，除了旁边一幢不大的平房外，周边没有任何的建筑物，只有远处的树丛中闪烁着几点灯光，隐隐约约像晃悠的萤火虫。我觉得很奇怪，灯光是城市的眼睛，一座城市即使在沉睡的时候，也会睁着明亮的眼睛。这博伊西虽然不很大，据说也有十多万人口，怎么好像荒郊旷野，一片黑暗，难道是一座地下城市？通过翻译了解，才知道这里只是博伊西管辖的地盘，离市区还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说是到博伊西，却到了一处不知何方的乡间，顿时有着阴差阳错的感觉。

晨风挟着寒意，冷气袭人。大部分房东还没到，我们只好在这远离市区的地方，守着行李在等候，没有坐的地方，只好当“站长”。这时，不知是谁在开玩笑说：“我们在等着别人来‘领养’呢！”也不知是谁的答话：“这里像农村一样，‘领养’我们的是农民吧？”大家都笑了起来，听得出来，笑声中带着些许的忧虑和不安。在这异国他乡，此时此刻，别说有点等着被人“领养”的感觉，看黑暗中人影摇曳，不时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有点像偷渡人员在进行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要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揣着公

没有云彩的地方

务护照，还有中国文联的出国任务通知书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出国任务确认书，以及美国有关方面的邀请函，前来参加2002年爱达荷和邦迪福尔国际民间舞蹈艺术节，是执行中美文化交流的演出“公务”。出发前，中国文联外联部的董占顺处长还专程到南宁给我们送行呢！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相信，这次的确是要“寄养”到民众家去了。美方的两份邀请函上，一份写的“在社区内居住”，另一份写的“安排在当地群众家里食宿”。我一直认为在社区居住的可能性更大，经咨询以前出去参加类似艺术节的人，都说没有住过老百姓家的。我妻子去年还随一个铜鼓表演团到法国参加民间艺术节，全团集中住在学校里。我想当然地由此推理，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十有八九也是住学校，对住民众家毫无思想准备。直到如今，才确认就是住民众家了，这实在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而且眼前满目乡村的感觉，看样子住的还是农户，要过农家生活。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土”，当地的有钱人一般不住城市，都喜欢住乡间，只有住乡间的人家，才有条件“领养”我们，只是这些信息钻进我们的耳朵时，已经是两天后的事情。

没有想到的事情还真不少。昨晚上飞机时，谁会想到会连夜赶路到这里。从洛杉矶飞抵盐湖城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经过近二十多小时的连续飞行（包括途转机），还有时差的折腾、转机时搬运行李的劳累、办理手续的繁琐，大家的身心已经疲惫到了极点，谁不以为下飞机后肯定在盐湖城住一个晚上，都说到旅馆后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走出机场时，艺术节组委会的多名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陪我们一起上了大巴，车上已经坐着二十多个菲律宾演员。车子开动了，不是去旅馆，而是直奔高速公路，要马不停蹄地赶去博伊西。一听说还有四五个钟头的车程，不少演员都嘟哝说：天哪，这比南宁到百色的路程还远！

旅馆去不成了，饭馆可不能不去，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洛杉矶飞盐湖城的航班只提供饮料，没有食物，大家早饿坏了。于是在公路旁边的麦当劳店，我们享用了抵美后自己“买单”的第一个晚

餐，就坐着大巴上路了。

汽车离开灯火通明的城市，驶向看不清前路的黑暗远方。我感觉很累，很想睡觉，偏偏又睡不着，只好盯着车窗，很想看看夜空下的异国风光，可惜眼睛没有探照灯的功能，穿不过窗外的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路旁偶尔出现几点灯火，也像流萤般一闪而过。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奔驰大巴，高靠背的座位很舒服，但我坐在最后一排，卫生间的门可能关不拢，不时有异味飘出来，很不舒服，无法入睡。没想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豪华大巴，竟然也有异味。大巴在途中停了两次，我迷迷糊糊的以为到了，结果都是判断失误，只是休息而已。第三次停下的时候，菲律宾的演员全部下车了，我们还是继续向前走，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好像这是一次没有终点的旅程，这部车就是要沿着前面没有尽头的路不停地走下去……

周围一片漆黑，天上不见月亮。我算了一下，今天好像是农历初一，看来美国月亮的阴阳圆缺，还有上班时间，也和中国差不多。一阵凉风吹来，我不由打了个冷战。我穿的还是短袖衫，感到阵阵寒意。看到在焦虑地等待的同伴，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行李，此情此景，触动着我心里一种遥远的感觉，这与三十一年前下乡插队落户的场面竟有几分相似。那年我才十七岁，奔赴“广阔天地”的第一天，就在一个跟这处停车场差不多大小的“禾堂”（晒谷场）上，等待分配到生产队。当时不知道将会分到哪个地方，分去的地方好不好，同样是这种被人“领养”的心情，还有忐忑不安的感觉。谁能料到，今天到了美国竟然重温这样的感觉！不同的是，当时还是阳光灿烂的白天，哪像现在是黑暗无边的寒夜；那个大队部四周有不少房屋，还有小学生的欢迎队伍和看热闹的人群，与现在这里孤零零的一座房子相比，人气旺多了。

都说等人的时间是最慢的，而在黑暗中等人，时间更是好像被冻结了一样。本来出国是很风光的事，何况到的还是美国。不知道别人刚到美国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是如何迎接第一个黎明的。可此情此景，站在这远离博伊西的旷野，在黑暗中等候美国的第一个黎明，不时跺一下发麻的双脚，怎么也找不到半点风光的感觉，看



样子更像下乡“插队落户”来了，而且是在素不相识、语言不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美国人家里！如何相处、如何交流，都充满许多未知数。只是当年插队时，下去前要表决心“扎根”，下去后还种“扎根树”以明志。而来这里，“插队落户”也好，被“领养”也好，虽然只是短短的四个月，来得还真不容易，美国人就怕你“扎根”，怕你有移民倾向。办签证时，全团人还要专程到广州的美国领事馆“面谈”。所谓的“面谈”，就是隔着窗户问话，就像车站、机场的“询问处”，不同的是询问者在窗内，回答者在窗外。排队等候时，我还一直在“猜题”，揣测会问些什么刁钻古怪的问题。轮到我了，一位矮矮胖胖的白人女官员，通过一位华人女翻译，问了我短短的三句话：“到美国干什么”、“月工资多少”、“在什么单位工作”，真叫人哭笑不得。来回三天时间，千里迢迢到广州，就是回答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并且早在有关表格上就已经填答得清清楚楚了！要求全团二十一个人必须全部到场，一个也不能少，结果只问了六个人！不知道美国人办理来华签证时，是否也需要类似的“面谈”，也需要回答这种不是问题的问题。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收入越低的人越有移民的倾向，实际上与他们整天标榜的“平等”精神是相违背的，这不是“收入歧视”是什么呢？

天边开始有点微微发亮，我们到美国后的第一个黎明即将来临。不管是被“领养”还是像“插队”，不管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等着我们，这第一个黎明权且当成站在美国西部的原野上看“日出”好了。于是，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迎接这异乡的第一缕晨曦，第一个日出，所有的担忧都将随着黑暗一起消失，随着晨风一起飘散……

房东“史泰龙”

又是一次带点伤感的离别。我的房东“史泰龙”走上大巴，与全团人一一拥抱告别。车已经开出了好远，他还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这时，我才遗憾地想起来，由于语言不通，一直没有办法告诉他，是我们全团知名度最高、最受欢迎的房东——如果他知道，肯定会很高兴。

我称呼房东“史泰龙”

伴着天边的曙光，房东们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下子热闹起来。

“住家”分配名单的宣读犹如对牛弹琴，说英语我们不知所云，念中文美国人听不懂，我们和房东只好玩起找朋友的游戏。有的房东高高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英文字母，好像车站接人，又像失物招领，只是没有几人能看懂。

我正在着急地东张西望寻找目标，不知什么时候，一位美国人悄然来到身边，拿着一份名单，指着上面的一行字母问我什么。我一看，辨认出是自己的拼音名字，意识到这就是房东，高兴极了，马上和他热烈握手。他的个子很高，我才到他肩膀，和他说话时要仰起头，顿时显得自己更矮了。

他自我介绍叫“丹尼尔”，让我们称他“电”就可以了。为什么“丹尼尔”可以简称为“电”，我懵然不知，只是庆幸“电”字好发音，也容易记。一眼看过去，我觉得“电”先生很面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了，是在美国电影里见过，他可真像美国影星史泰龙！相貌像，身材也

像,高大魁梧,肤色黑里透红,肌肉发达,显得十分结实强健。当我激动地说他很像“史泰龙”时,可他听不懂,毫无反应,肢体语言也派不上用场,总不能弄破自己的手,挤出一滴血,诠释史泰龙主演的影片《第一滴血》吧。刚好当天下午和房东聚会,就请华人谭先生当面转述了我的“发现”,他听后,马上转告太太,两人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当即自称“蓝博”,就是《第一滴血》的主人公,史泰龙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走进中国观众心中的。回家后,“电”先生特地把两个小儿子叫来,当场分别命名他们为“小蓝博”、“小小蓝博”,兄弟俩也很高兴,能跟大明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蓝博”的英语发音比“电”复杂,所以我当面还是更愿意称他“电”,在团里则叫他“史泰龙”,无论普通话或广东话,叫起来都比“蓝博”响亮。“史泰龙”的大名得到了全团人的认同,我的房东像“史泰龙”的消息也马上流行开来。

如果说,“蓝博”对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身怀各种绝技,那么,“史泰龙”则对水陆两栖体育活动爱好广泛,身手不凡,成了团里几位小伙子崇拜的偶像。大家专门跑来参观他那部 1800cc 的红色本田摩托车,都说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家伙”,堪称摩托车中的“巨无霸”。一个壮小伙骑上去想过一把瘾,但车太大了,难以控制,最后只好坐在后座上,由“史泰龙”带着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后说坐在车上的感觉就像飞一样,对“史泰龙”的一流车技赞不绝口。

我没有机会领教“史泰龙”摩托车的高超技术,却亲历了他大白天在博伊西街头“飙车”的惊险场面,充分领教了他汽车驾驶的精湛车技。艺术节开幕那天下午,临时通知晚上开幕式上要与艺术节组委会交换礼物。日程上并没有这项安排,上午傅团长参加市长招待会时已经交换过礼物了。所有礼物放在我那里,没有带来。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回去拿。从这里回家,平时汽车来回需要两个小时,当时离七点三十分开幕式时间已经不到一个半小时,不知道能否赶得及,只有一搏了,怀着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正当这时,“史泰龙”给我送晚饭来了,马上与他商量,我发现,平时做事十分干脆的他,犹豫了一下,但随即表示愿意和我去完成这项紧急任务。到了停车场,打开车门,只见他的太太莎伦和三个孩子穿

得整整齐齐的,正坐在车里眼巴巴地等着他呢!我明白了刚才“史泰龙”犹豫的原因,原来一家人正等着他一起去吃晚饭。我只好连声道歉,实在是对不起。

“史泰龙”把太太和孩子们送到了麦当劳店,就开始赶路。我发现走的路线似乎跟平日不同,就比划着“问”他,他也比划着“回答”,说我平常坐的大巴,有的路不能走,要绕道,现在是小车,可以走近路。他一边说话,一边把车开得飞快,我绑着安全带,右手抓住扶手,仍然感到人好像要往前冲出去似的。在好几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平时开车循规蹈矩的他,左右看看没有车,一踩油门就冲了过去。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我们的车横冲直撞,上演着“生死时速”的一幕,一些汽车见状都纷纷躲避。看他开车的神态,熟练的技术,就像电影中的“蓝博”。出了市区,车更快了,我盯着速度仪表,那始终摆动在七十至八十英里之间的红色指针,也牵动着紧绷的神经,据我所知,这是美国高速公路的限制速度,可这是普通公路呀!听说美国人开车最忌超速,看样子他今天也是豁出去了。我担心地左顾右盼,好在一路上没有看到警察,也不见警车,至于有没有“电子警察”,那就顾不上了。

到家了,车没有熄火,我下车后一阵狂奔冲进房间,拿了一个铜鼓,赶快上车。“史泰龙”把车开动了,我还没有坐稳,身子向前一扑,手中的铜鼓掉了下来,上面的四个青蛙被碰掉了一只,真是越急越见鬼,我只好赶快回去换了一个。

回去的路上,我不停地看表,“史泰龙”不停地做手势,让我放心。想到“史泰龙”在房子里里外外挂着多个钟,连灶台正中的墙上,也挂着一个大钟,可见他虽然四肢发达,头脑却不简单,并不像“蓝博”那样只会冲冲杀杀,做什么事时间观念都很强,心里就踏实了一点。一直飞车,一路狂奔,路过麦当劳店的时候,已等在门口的莎伦和三个孩子上了车,还给他带了一份麦当劳和一杯饮料,他就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东西吃了起来(我的晚饭在剧场),车没有减速,照样开得飞快。

终于赶回来了,车还没停稳,我就跳下来,冲进体育场的大门,一看表刚好七点二十五分,离开幕时间还有五分钟!好一个“史泰龙”,平时来回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只花了一小时二十分!

看着我把铜鼓交到了傅团长的手里，“史泰龙”才在我们的致谢声中转身离去。看着他的背影，就像一个完成了重要任务的士兵。这时，直觉告诉我，他肯定当过兵（后来得到了证实），只是不知道当的是不是“蓝博”那样的特种兵，但我敢肯定，他是第一次接受和完成中国人交办的任务。

爱达荷国际民间艺术节准时开幕了。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艺术节组委会的主席从傅团长手中接过闪亮的铜鼓，举起这件代表着吉祥和友谊的珍贵礼物，连声感谢中国艺术家，感谢中国人民的友情，这时，我想还应该感谢一个人——我的房东“史泰龙”……

我们“冲浪”去

说也奇怪，高温天气好像和我们同车来到了博伊西。那几天当地持续高温，温度最高达到华氏 110 度，相当于摄氏 43 度，据说创下了历史新高，大家都说热得受不了。“史泰龙”在屋内屋外安放了好几个温度计，看着红色的水银越往上蹿，他越高兴，因为天气越热越好冲浪。

“史泰龙”的车库旁边停着一部拖车，上面躺着一艘快艇。他带我们参观时，双手握拳伸直，做着在水面滑行的动作，我理解了他的肢体语言：“这是冲浪用的快艇。”他还指着快艇，打着手势很豪爽地说了一通话，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但还是伸出拇指说：“OK！”凭直觉，我自信自己明白无误地听懂了他的话：“找时间，我们冲浪去！”当时，他身上那件 T 恤衫，上面正好印着冲浪的图案，一个人搏击在飞溅的浪花里。他家门前花丛中那块“汤普森之家”的碑石，上面也是刻着一个人冲浪的图案。显而易见，他是一个超级的冲浪发烧友。

于是，“我们冲浪去”，就成了“史泰龙”和我们的一个约定，成了我和汉雄兄的一个向往，也成了团里那些小伙子们的一个羡慕。本来定了两个时间，都因为临时有事而取消了。不过，好事没有多磨，仅仅过了一天，机会就来了。那天上午与群众联欢，下午没有活动，中午“史泰龙”去接我回家时，就宣布午饭后去冲浪。冲浪队伍浩浩荡荡，共八个人：“史泰龙”父子两人、他的好朋友张先生、我和团里四个演员，两女两男。“史泰龙”非常热情、好客，家里的游泳池整天向邻居们开放，

多次邀请我们的演员到家里做客,去冲浪当然更要多请几个人了。张先生是电子技术人员,“中国通”,在我国的台湾、厦门、西安等地工作过,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出发时,我注意到“史泰龙”的快艇没有随行,觉得很奇怪,张先生说,“史泰龙”在冲浪的地方还有一艘快艇。第一次和中国人去冲浪,“史泰龙”显得很兴奋,一路上边开车,边眉飞色舞地不停地说话,而张先生根本插不上嘴翻译,我们也不知他说什么。但是,他特别让张先生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每年的元旦那一天,不管刮风下雪、晴天雨天,他都一定要去冲浪,相信这样会给全家带来好运。用冲浪迎接新年祈福,这样的新鲜事可真没听说过。

冲浪的地方紧挨着铁路旁边,是一个“U”形的河汉或湖泊,水面有五六百米长,七八十米宽。岸边停放着十多艘快艇,“史泰龙”那一艘崭新的白色快艇很漂亮,显得鹤立鸡群。他和儿子雅格布配合默契,轻车熟路地用汽车拉上快艇,拖到一座搭在水面上的木头房子前,再把快艇推放进河里。在他父子俩忙碌着的时候,张先生告诉我,“史泰龙”冲浪水平很高,经常四处参加比赛或表演,是获奖“专业户”,所以一家快艇公司送他这艘艇,让他驾艇在各种冲浪活动中亮相,进行快艇的推销工作和广告宣传,他也从中得到可观的提成。看来,他是“寓商于乐”,冲浪是他喜爱的运动,也是他的第二职业。

这冲浪绝对是贵族运动,别说那艘快艇,就是那全套装备,就需要不小的花费。只见“史泰龙”父子分别穿上一件比防弹背心还厚的救生衣,再套上一身黑色的防护服,两只脚蹬上一双酷像美国大兵那样的皮靴,那皮靴固定在像雪橇那样的滑水板上,双手戴上皮手套,握着一个木质握把,连着一根红、黄、绿、白等颜色相间的绳子,约二十米长,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快艇上。

“史泰龙”首先“献艺”,只见他站在齐胸深的水里,双手握紧长绳,儿子开动了快艇,一加速,绳子绷紧,整个人挺立起来,就在水面上滑行了。一只只彩色的圆球形浮标,在湖面上分出一条条“跑道”,滑水板就像长犁,将湖水犁开一道道白色的浪花。然后是“史泰龙”驾艇,十六岁的雅格布表演。两人的冲浪姿势跟我在影视中看到的冲浪高手相比,毫不逊色,时而双手紧握,时而单手抓绳,滑行水面如履



平地,还不时做出跳跃、转身等花样,真是浪里白条,水中蛟龙。两位女演员在水里游泳,不时被掀起的浪花冲得哇哇大叫。“史泰龙”家所在地名叫“伊霍”,意为鹰出没的地方,他的名片左上角印着一只蓝色的鹰,张开双翅,现在看他不但像矫健的山鹰,也像“水鹰”。

我没有下水,张先生陪我坐在艇上的遮阳板下当观众。他告诉我,快艇的速度要一下子加速到每小时四十公里以上,人才能立起来,并借助快艇激起的水流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看来这冲浪的原理跟我小时候用瓦片在池塘上打“水漂”差不多,只是瓦片打得再远也会沉下去,而飞驰的快艇就是让人保持在水面上。

两个男演员早在一边摩拳擦掌,要下水比试一下。我拿着照相机,充当“火线记者”,准备抢拍,帮他们定格精彩的瞬间。张先生把T恤衫一脱,穿着沙滩裤跳下水,和“史泰龙”父子一起花了不少功夫,才帮助他们两人把那套装备披挂起来。但这两位舞台上龙腾虎跃、身手矫健的小伙子,双脚一套上滑水板,人就站不稳了。快艇一发动,他们就沉下水里,根本立不起来。我拍摄了几张,估计也“精彩”,反正看不到人,或见一团浪花在翻滚,像进了渔网的大鱼在翻滚挣扎;或是浪花里露出半截黑色的滑水板,鱼鳍似的连着长长的绳子,好像被捕获的大鱼……看来冲浪需要很高超的技术,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玩的。

“史泰龙”的时间观念很强,虽然大家意犹未尽,但他还是催促我们离开,晚上还有演出。临走前,“史泰龙”驾驶快艇高速在湖上转了两圈,开得飞快,艇首犁起的浪花溅到了艇上,转弯时,人也跟着惯性往外倾斜,好像要冲向水里,给人一种极度的刺激。在两位女同胞的尖叫声中,大家兴奋得哈哈大笑。

我们去冲浪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团人都羡慕得不得了。我的房友汉雄兄上午参加组委会的招待会,赶不回来而缺席,后悔了好几天。两位男演员虽然冲浪没有真正成功,但毕竟全身披挂下了水,回去一吹,其他小伙子听得眼睛都发亮。大家回“家”后也还对此事津津乐道,不少房东也知道了,但苦于没有“史泰龙”那样的条件。只有一家房东也说带两位男演员去“冲浪”,到了河边,才知道是“土法上马”,选一处水流湍急的河面,把绳子绑在岸边的树上,连着一块木

板,让我们的演员站在板上,握着绳子,水流人不动,也算过了一把另类“土冲浪”的瘾。这个后续新闻传开后,比我们的“正宗”冲浪还要轰动。

我虽然没有沾水,衣服都没湿,不过,能有机会坐在冲浪的快艇上,同样感到洋洋得意。遗憾的是,当我回国后向一位朋友吹嘘这一难忘的经历时,却被嘲笑为大“水盲”,经现场“扫盲”,我才茅塞顿开:“史泰龙”玩的不是“冲浪”,而是“滑水”,也叫“水橇运动”,水面无风无浪才好;“冲浪”是人家在海边玩的那种,不使用任何动力,在海浪中穿越,风浪越大越刺激;还有,牵引快艇的专业名称是“滑水”拖船……想来人家“史泰龙”说的并不是“冲浪”,是我听不懂英语,会错意了。

唉,自己张冠李戴,说了半天“冲浪”,却是“滑水”,真没面子。好在知道“滑水”和“冲浪”区别的人,在我周围也没有几个。

飘着咖啡香味的“鸡毛信”

我正吃着早餐,“史泰龙”笑容可掬地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印着两行字,上行英文,下行汉语:“留下家庭与你”。没头没脑的,好像江湖黑话,“史泰龙”那台电脑的中文翻译软件,简直就像个拙劣的诗人,译出的每句汉语都像是蹩脚的朦胧诗。我像平常一样,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丰富的想像力,破译了这密电码般的语句:“我留在家里陪你们。”

看来教堂是去不成了。这是个星期日,我们下午要移师雷克斯堡,上午没有安排。头一天,我和汉雄兄估计“史泰龙”一家人肯定要去教堂做礼拜,就通过懂中文的张先生跟他商量,我们想跟他一起去教堂,既不妨碍他和家人做礼拜,也想顺便见识见识摩门教的教堂。“史泰龙”一口答应,事情就算是定下来了。谁知隔了一个晚上,已经说好的事情却变卦了,而美国人答应了的事情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不知道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史泰龙”也没有解释,——就算解释我们也听不懂。

吃了早餐,“史泰龙”夫人就带着穿戴整齐的孩子去教堂了。看着他们远去的汽车,我的心里有点失落感。这时,“史泰龙”又递给我一